

使民有什伯之器陳至無民字而不用也李徒期

司馬蘇中陳業黃柱此無也字使民重死而不遠徙李徒期

馬遠徒作重復蘇業無此一句使民復結繩而用之李徒期

古之政清源上有故字安其俗陳黃宿並作居樂其業陳黃業並作俗

鄰國相望林望一作平聲擊

不相陳黃五作音使民至陳至無使字

與往來陳黃程五無與字黃程上有而字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河上本

無積陳無五作不天之道五注無

道德真經集注釋文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上 長六

宋鶴林彭和纂集

太祖征太原駐蹕鎮陽聞道士蘇澄隱五代

之際屢聘不至召見於行宮澄隱時年八

十太祖問以養生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

思鍊炁爾帝王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

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樸無為無欲凝

行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

太祖說其言見東都事考隱

鴻蒙子張無夢字靈隱好清虛窮老易入華

山與劉海蟾種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

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入天台山真宗召

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且於

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除

著作佐郎固辭還山賜金帛處士號並不

受見高

碧虛子陳景元師事張鴻濂嘗著道德經藏

室纂微篇蓋采摭古諸家注疏之精微而

參以其師傳授之秘集而成書熙寧中因

召見進呈御筆獎諭又有所注南華經章

句音義凡二十餘卷今並入藏見碧虛子

廣川董道藏書志云唐元宗既注老子始改

定章句為道德經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

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涇口老子廟中又云

唐道士張道相集注道德經七卷凡三十

家其名存者河上公節解嚴遵王弼何晏

鄭象鍾會孫登羊祜鳩摩羅什盧景裕劉

仁會顧懽陶弘景松靈裴處思杜弼張憑

張嗣臧玄靜孟安期孟智周實晁宋文明

褚柔劉進喜蔡子晃成玄英車惠弼今考

之新舊唐書藝文志則又有毋立望之湘

逸其程韶王尚蜀才表真釋惠嚴惠琳義

盈梁曠樹鍾山傳奕揚上善李允愿陳嗣

古任真子馮郭玄景先生揚上器韓杜梁

武帝梁簡文帝賈大隱辟閻仁譚劉仲融

王肅戴詵元宗盧藏用邢南和馮朝隱白

履忠李播尹知章陸德明陳庭玉陸希聲

具善經孫思邈李含光四十家而道相所

集郭象劉仁會松靈裴處思杜弼張嗣臧

玄靜寶畧宋文明緒柔劉進喜蔡子晃車
惠弼此十四家不著於志按志稱道相集
注四卷而董所收乃有七卷恐後人之所
增也我朝崇寧中再校定道藏經典此書
藏中已不復見其餘諸家僅存元宗河上

公嚴遵陸希聲四注及傅奕所傳古本道
德經耳外李約李榮賈清夷各有注說王
頲等奉元宗命撰所注經疏杜光庭又從
而為廣聖義亦皆唐人並見藏室始知志
所著錄猶有未盡惜乎名存而書亡者十
蓋八九也

唐相陸希聲著道德經傳四卷其序畧云夫
老氏之術道以為體名以為用無為無不
為而格于皇極者也揚朱宗老氏之體失
於不及以至於貴身賤物莊周述老氏之
用失於太過故欲絕聖棄智申韓失老氏
之名而弊於苛繳刻急王何失老氏之道
而流於虛無放誕此六子者皆老氏之罪
人也乃為述傳以暢宗旨又云昔伏羲氏
畫八卦象萬物窮性命之理順道德之和

老氏先天地本陰陽推性命之極原道德
之奧此與伏羲同其原也文王觀太易九
六之動貴剛尚變而要之以中老氏察太
易七八之正致柔守靜而統之以大此與
文王通其宗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導斯民以仁義之教老氏擬議伏羲彌綸
黃帝冒天下以道德之化此與孔子合其
權也此三君子者聖人之極也老氏皆變
而通之反而合之研至變之機探至精之
歸斯可謂至神者矣

唐兵部郎李約勉之子也注道德經四卷其
說謂世傳此書為神仙虛無言不知六經
乃黃老之枝葉爾

唐太宗謂傅奕曰佛道玄妙卿獨不悟其理
何也奕曰佛是胡中桀黠初正西域漸流
中國皆是模寫老莊玄言文飾之可於百
姓無補於國家有害太宗頗然之臨終誠
其子曰老莊玄一之篇周孔六經之說是
為名教汝宜習之妖胡亂華舉時皆惑汝
等勿學也見舊唐書本傳

唐憲宗顧宰相曰神仙之事信乎李藩對曰
神仙之說出於道家道家所宗老子五千
文為本老子指歸與經無異後代好怪之
流假託老子神仙之說故秦始皇漢武帝
二主受惑卒無所得上深然之見舊唐書憲宗紀

仲長子光字不曜開皇末結菴河渚問守令
謁者辭以瘠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
示之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云見王績傳及文中子注

東臯子王績字無功凡通隋末大儒也有田
在河渚間仲長子光結廬北渚績愛其真
徒與相近常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
書罕讀也見新唐書隱逸傳

盧鴻一字顥然隱於嵩山開元六年徵至東
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其故奏
曰臣聞老君言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
山臣鴻一敢以忠信奉見見舊唐書隱逸傳

貞一先生司馬承禎字子微廬天台不出唐
宗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
問其術對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

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
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
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
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
曰廣成之言也開元中再召至都元宗詔

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
體寫老子刊正文句見新唐書陸逸傳昔
書本傳云元宗今以

三體為老子經因刊正文句定著五
千三百八十言為真本以表上之

宗元先生吳筠魯中之儒士也入嵩山為道
士久之遊天台元宗遣使徵之既至問以

道法對曰道法之精無如五千言其諸技

詞蔓說徒費紙割耳見唐書陸逸傳新
書本傳云帝嘗問道

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
委紙割耳復問神仙治律法對曰此野人
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
意與善書少異故併錄之

班固載老子鄰氏有傳傳氏徐氏劉向皆有

說傳氏三十七篇鄰氏四篇徐氏六篇劉

向四篇惜乎其書之亡久矣今世所傳老

子道德經或總為上下二篇或分八十一

章或七十二章河上公分八十一章以上
經法天天數奇故有三十

七章下經法地地數偶故有四十四章兼
連乃以陰道八陽道九以八行九故七十

二章上四十章下三十
二章全與河上公不合本既各異說亦不
同蓋莫得而攷也

漢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後世好
之者以為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

馬遷皆有是言見揚
傳

阮籍著通老論曰道者法自然而為化依王

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

之元老子謂之道見太平
御覽

王弼注道德經以夫佳兵民之飢二章疑非

老子所作

何晏注老子未畢見王弼自說注老子旨何

意多短不復得作聲但應諾遂不復注因

作道德論一說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諸王

輔嗣見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與

論天人際矣因以所注為道德二論文章

叙錄曰自儒者論以老子非聖人絕禮棄

學平叔說與聖人同著論行於世見世說
并注

阮瞻咸之子也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

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

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謂之三語掾見
晉

書本傳世
說作阮瞻

陸元朗字德明以字行補太學博士高祖釋

奠已召博士徐文遠講孝經沙門惠乘講

般若經道士劉進喜講老子德明難此三

人各因宗指隨端立義眾皆為之屈帝大

喜曰三人者誠辯然德明一舉輒蔽可謂

賢矣見新唐書
書儒學傳

開元初詔中書令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集

賢直學士侯行果薦會稽康子元及平陽

敬會真於說說籍以聞並得侍讀俄並兼

集賢侍講學士始行果會真及長樂馮朝

隱同進講朝隱能推索老莊秘義會真亦

善老子每啓篇先熏盥乃讀見新唐書
儒學傳

張薦明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

子莊周之說晉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

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

者尸居枉席之間可以治天下高祖大其

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賜號通

玄先生後不知所終見五代史
一行傳

太宗聞汴水輦運卒有私質市者謂侍臣曰

幸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尤者可矣
篙工楫師苟有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
冀官物之入無至損折可矣呂蒙正曰水
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在
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萬事兼

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
則奸慝無所容謹勿擾也聖言所發正合
黃老之道見國朝事實

了齋陳忠肅公瓊嘗著書二十餘篇曰昭語
其序略云玉清昭應宮使王魯請校三館

道經上因言其書不如老氏五千言清靜
而簡約張知白曰陛下留意于此乃治國
無為之術臣伏讀神考聖訓曰漢之文景
唐之太宗孔子所謂吾無間然者臣因考
三君之行事知漢文之術得於老子而仁

祖之政多似漢文今撫其說十數篇錄于
后

漢文即位之始先報平勃後封宋昌以有功
於社稷為先以有德於我身為後此所謂
後其身也故天下莫得先焉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

漢文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
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
善言之可用者稱善不可用者亦稱善此
所謂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故德
善也

漢文初登虎圈長六畜夫口對無窮拜為上林令
釋之曰周勃張相如陛下稱為長者此兩
人言事曾不出口豈效此畜夫喋喋利口

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
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
遲至於敗亂今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
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

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審也帝
曰善乃不拜畜夫蓋知辯者不善而多言
之數窮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漢文詔曰朝有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
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
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也其餘之故賈誼
上書至於引廟謚為言而文帝嘉納可謂

無忌諱矣民之所以富庶而不貧其以此
乎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孝文為尉它親家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
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以寵之尉它於是
下令國中奉詔改號不敢為帝此即強之
弱之與之奪之長六在我而已矣吳王詐病不

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更加賞賜以愧
其心蓋亦取諸此也老子曰將欲歛之必
因張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
固強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

袁盎却慎夫人坐文帝改怒為喜厚賞袁盎
可謂自勝而不自是矣德之所以彰而國
之所以強也老子曰不自是故
彰又曰自強者強

文帝納賈誼議切之言養臣下以節不辱大
臣於是堂陛愈高而基本愈固易曰以貴
下賤大得民也何以異乎此哉老子曰貴
以賤為本

高以下為基臣嘗謂自三代以降善治天下者
無如孝文然其術出於老子故仁祖於老
氏也取其簡約而神考之於漢文也謂無

間然蓋老異於孔而其本則同漢劣於周
而善亦可取此二聖之所以垂訓也仁祖

皇祐四年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龐籍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臣三復聖訓因考王曾知白之所以見重於仁祖者蓋能以清靜之術助無為之化所謂大而可紀者其在茲乎

○審刑院斷絕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廣而斷刑若此有以知刑訟之簡有司無稽遲也乃下詔獎法官而付其事于史官臣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考大喜擢知府王安禮為右丞下至胥吏悉獲賚賞自是內外有司皆以獄空為悅蓋仁祖以訟簡賞法官而神考以獄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得於老氏講詩至匪風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鬻

上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其義類此侍讀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之深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臣曰古之聖君當大有為之時或創業或革弊不免有所煩也仁祖以清靜無為之道持盈守成四十二年終始如一蓋得烹鮮之說而躬行之耳臣故曰漢文之術出於老子而仁祖之治多似漢文神考謂漢文吾無間然則紹述之意可知也

○韓絳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上曰朕不欲留中恐開陰許之路可持歸焚之臣曰老子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韓絳以獻可之言聞于上一白一黑何其昭昭也仁祖恐開陰許之路拒而不受聖人之慮深矣遠矣昏昏然不可見悶悶然不可識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而其民之所以淳淳也

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請於宗室中擇人攝

居儲貳臣曰唐中葉以來人主惡聞立嗣以為不祥之語故天下之士於國家安危之本不敢正言司馬光以疎遠之臣言此而不隱仁祖春秋高矣受此言而不諱老子曰受國不祥是為天下王仁祖有之又曰信言不美司馬光有之

陳忠肅公曰老子言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又言治大國若烹小鮮夫烹魚者無所事於煩之也制水火之齊以熟之而已舜無為而治其不以此歟又曰武帝黜黃老而用儒術未嘗不本於仁義而觀其實效則不異於始皇者幾希當此之時天下不一日而無事思慕文景不得復得然則黃老亦何負於天下哉又曰疏廣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而不去懼有後悔於是父子相隨移病而歸當時賢之後世追誦然其知止之意發於老氏

歐陽文忠公脩曰前後之相隨長短之相形推而廣之萬物之理皆然也然老子為書

其言雖若虛無而於治人之術至矣又曰
道家者流本清虛去健羨泊然自守故曰
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雖聖
人南面之治不可易也並見本集

頽頽蘇文定公曰得姪邁等所編先公手澤

其一日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

卷廢卷而嘆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為一

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

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于瞻意見通德經

存解後又曰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老子

絕而棄之或者以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慮後世

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

守其器而不為道之所眩以不失為君子

而中人以上自是而上達也老子則不然

志於明道而急於開人心故示人以道而

薄於器以為學者惟器之知則道隱矣故

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二聖人者皆不得

已也合於此必略於彼矣見註又曰韓非

明老子而以刑名游說諸侯李斯師孫卿

而以詐力事秦至於焚詩書殺儒士其終

皆陷於大戮原其所學皆本於聖人而其

所施設則鄉黨之士所不忍為夫豈其所

學有以致之歟蓋老子孫卿其教之善雖

弊不至於敗亂天下然則二子之學其所

以失之而至此者何也學之不詳毫釐之

差或致千里見樂城集

陸陶山農師曰自秦以來性命之學不講於

世而道德之裂久矣世之學者不幸蔽於

不該不偏一曲之書而日汨於傳注之卑

以自失其性命之情不復知天地之大醇

古人之大體也子深悲之以為道德者關

尹之所以誠心而問老子之所以誠意而

言精微之義要妙之理多有之而可以啓

學之蔽使之復性命之情不幸亂於傳注

之卑千有餘年尚昧故為作傳以發其既

昧之意雖然聖人之在下多矣其著書以

道德之意非獨老子也蓋約而為老子詳

而為列子又其詳為莊子故子之解述列

莊之詳合而論之庶幾不失道德之意見經

延平先生羅從彥仲素曰老子之書孔子未

嘗譽亦未嘗毀蓋以謂譽之則後世之士

溺其和光同塵之說而流入於不羈毀之

則清靜為天下正之論其可毀乎既不譽

又不毀其可不略言故止謂竊比於我老

彭見羅先生語錄

或問龜山楊文靖公時曰說者謂老彭乃老

氏與彭篋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

老氏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

老氏以自然為宗謂之不作可也見龜山集

山曰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世老子曰公

乃王見語錄

榮陽呂公希哲嘗大書治人事天莫若嗇於

前坐壁上云修養家以此為養生要術然

事事保護常令有餘持身保家安邦之道

不越於此不止養生也見呂氏雜錄

王子都聖美言莊子不能窺測列子列子不

能窺測老子榮陽公答云莊子而不能窺

測列子則孰能窺測列子列子而不能窺

測老子則孰能窺測老子故善窺測列子者莫如莊子善窺測老子者莫如列子

氏師友雜志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書云光昔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

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既既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

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左者右之成者毀之死

馬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無一人得藝故而守常者紛

紛擾擾莫安其居此宜老氏之志乎溫公自號迂叟嘗著書曰迂書內老釋一章云或問老釋有取乎迂叟曰有或曰何取曰

釋取其空老取其無為自然又云學黃老者以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為無為迂叟以為不然作無為替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

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復何為莫非自然

並見溫公傳家集

李衛公德裕諫敬宗搜訪道士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

皇孔子昔軒皇問廣成子理身之要廣成子云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將

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又云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玄元語孔子云

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皇發

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

之道以臣度思無出於此

見李文集

香山白文公居易曰夫欲使人情儉朴時俗清和莫先於體黃老之道也其道在乎尚

寬簡務儉不眩聰察不役智能而已蓋善用之者雖一邑一郡一國至于天下皆

可以致清靜之理焉昔宓賤得之故不下堂而單父之仁化汲黯得之故不出閭而東海之政成曹參得之故獄市勿擾齊國大和漢文得之故刑罰不用而天下大理其故無他清靜之所致耳

見白氏長慶集

東坡蘇文忠公軾奉詔撰上清儲祥宮碑云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

儉不爭為行合於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

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

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又蓋公堂記云曹參為齊相聞膠西

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用其言而齊
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
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
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
其言想見其為人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

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
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並見本集

眉山唐庚子西曰世疑老子西遊以謂有慈
有儉有不為天下先持是道以遊於世何
所不容而猶有所去就邪是大不然惟其
無往而不容則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所以

為老氏見眉山集

張右史耒老子義曰夫人之生不殺之於經
席飲食之疾病則殺之盜賊刑戮者過半
矣則人之於死實未嘗知畏也而世之馭
物者而欲物之畏不過示之以死亦惑矣
故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苟畏死邪
則吾取為奇者而殺之宜民之不復為奇
也天下未嘗無利而為奇者不止則死之
不足以懼物也明矣故曰若使人畏死而

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執敢也夫物不患
無殺之者也萬物泯泯必歸於滅盡而後
止則常有司殺者殺矣竊司殺者之常理
而移之以行其畏非徒不足以懼物而亦
有所不及者也故曰常有司殺者殺夫代

有司殺是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然
則操政刑死生之柄駈一世之民使從之
殆非也又曰惟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而
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夫惟公以得天下
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

不能得其所欲者乎又送固始山人張堅
序曰至柔教余以養性之妙其言曰大道
甚簡守心而已守心無他守一而已靜一
之極則玄通四達真氣應之茲非意之所
能測言之所能盡惟得者知之真氣來降
則百疾除而永年矣老子曰虛其心實其
腹弱其志强其骨心虛志弱而腹自實骨
自強矣是道也智者得之而為止觀司馬
子微得之而為坐忘皆一道也此皆真人
脩身之要而令人忽之乃苦其形骸妄想

變惟吞餌金石去道遠矣見本集
王無咎補之嘗解老子道經四章今取其二
篇其一云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彼無心於為與言者順萬物性命之理而
已則萬物之作也吾亦與之作而不辭萬

物之生也吾亦與之生而不有萬物之為
也吾亦與之為而不恃萬物之成也吾亦
與之成而不居蓋其作也生也為也成也
皆順性命自然之理因物與時而非我也
則吾亦何必辭何必有何恃何必居故

曰萬物並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
功成而不居作然後生生然後為為然後
成此其序也又云老子專惡夫多言何也
老氏之所明者道也道常無言然而常有
言者迫不得已也以其迫不得已也故可
以言以其常無言也故言之少者去道為
尤近而言之多者去道為尤遠故事惡夫
多言也見本集
維海泰觀曰班固贊司馬遷以為是非頗謬
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孰謂

遷之高才博洽而至於是以臣觀之不然彼實有見而發耳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揚子亦曰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蓋道德者仁義禮之大全而仁義禮者道德之一偏黃老之學貴合而賤離故以道為本六經之教於渾者略於散者詳故以仁義禮為用遷之論大道也先黃老而後六經豈非有見於此而發哉又曰史稱崔浩自比張良謂稽古過之以臣觀之浩曾不及荀賈何敢望子房乎夫以其精治身以緒餘治天下功成事遂奉身而退道家之流也觀天文察時變以輔人事明於末而不知本陰陽家之流也子房始遊下邳受書於圯上老人終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遊則其術蓋出於道家也浩精於術數之學其言榮惑之入秦望星之滅晉與夫免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及黜莊老乃以為矯誣之言則其術蓋出於陰陽而已此其所以不同也

並見津海集

田諫議錫尺木贊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為階也抑有無位之聖輔先之賢以名述相參以材能相濟如立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聲教也尹喜之贊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

見成平集

范忠文公鎮曰老子著書二篇言先天至陰陽相與之際文簡而理備

見蜀公集

晁文元公迥曰古今名賢多好讀老莊之書以其無為無事之中有至美至樂之理也

又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雖聖人矯激太過而善利之心極於深切人能不耽耳目之娛不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

並見昭德新編

又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無怖

見老君錄書

盱江李泰伯曰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安乎

見連居類集

嵩山景迺生晁說之曰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殷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又曰王弼注老子道德經二篇真得老子之學歟蓋嚴君平指歸之流也其言仁義與禮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天地萬物各得其一豈特有功於老子哉九百學者蓋不可不知乎此也又曰弼知佳兵者不祥之器至於戰勝以喪禮處之非老子之言乃不知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諸河上公而古本無有也

見本集

李昭玘曰鬼谷韓非之書推本道德時近玄旨二子安足知老子哉其言適中爾

見樂辨先

西臺畢仲游曰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夫謂禮為道之華而亂之首則其所未學然禮者固仁義之次而道德之下也後人不能以禮治天下一寓之於法則法者又禮之次而仁義之下也見本集

眉山蘇轍頌文定公之孫也記其遺言曰公為播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又曰言至道無如五千文又曰公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並見遺言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上

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卷下 長七

宋 楊林彭和纂集

唐高宗乾封元年二月己未次亳州幸老君廟追號曰太上玄元皇帝

玄宗天寶二年正月景辰追號玄元皇帝為

大聖祖聖祖父周上御史大夫敬曰先天

太上皇母益壽氏號先天太后又天寶十

四載十月甲午頒御注老子并義疏於天

下又天寶中加號老子玄通道德經世不

稱之見新唐書藝文志大中祥符六年八月庚午

詔加老君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次年春正月壬寅上發東京丙午至真源

縣戊申命宰臣王旦奉上冊寶已酉朝謁

太清宮見九廟通略景德二年二月國子監直

講孫奭言諸子之書老莊稱首其道濇虛

以自守卑弱以自持道遙無為養生濟物

皆聖人南面之術也故先儒論撰以次諸

經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內老子

釋文三卷今諸經及老子釋文共二十七

卷並已雕印頒行惟闕莊子釋文三卷欲

請依道德經例差官校定雕印詔可見皇會

要天禧三年天書降乾祐山中知兗州孫

奭上疏曰朱能小人妄言符瑞昔唐明皇

得靈寶上清護國經寶券皆王鉞田同秀

等所為夫老君聖人降語固宜不妄而唐

自安史亂離兩都盪覆豈天下太平乎明

皇僅得歸闕復為輔國劫遷卒以餒死豈

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明皇既惑左道即

系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願陛下鑒明

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也見九

略方臘亂浙右聲推京師中書舍人程振謂太

宰王黼言宜乘此時言天下弊事庶幾少

革以順人心黼不悅時振兼太子舍人至

東宮太子問馬振曰周公作鳴鶴之詩孔

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未陰雨綱

繆牖戶而已老子亦曰為之於未有治之

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同

根本於無事之時而徒爭目前之功非二

聖人意也見九朝通略并

東御事略本傳